

古城春色

第二部

张东林



I 247.5
/95

639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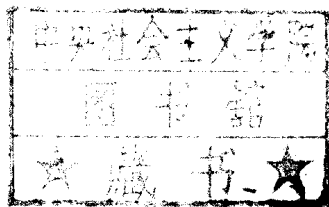
古城春色

第二部

张东林



200088911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主要写的是自北京和平解放到建国前夕，第四野战军的一个连队，为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和警备北京而献身的光辉业绩。

作品所展示的斗争，是十分激烈、复杂和残酷的。这中间，既有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；又有敌人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、勾心斗角；此外，我军个别同志因警惕性不高以及思想右倾，也使斗争更加错综复杂。整个作品人物鲜明生动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故事曲折惊险，扣人心弦。

古 城 春 色(第二部)

GUCHENG CHUNSE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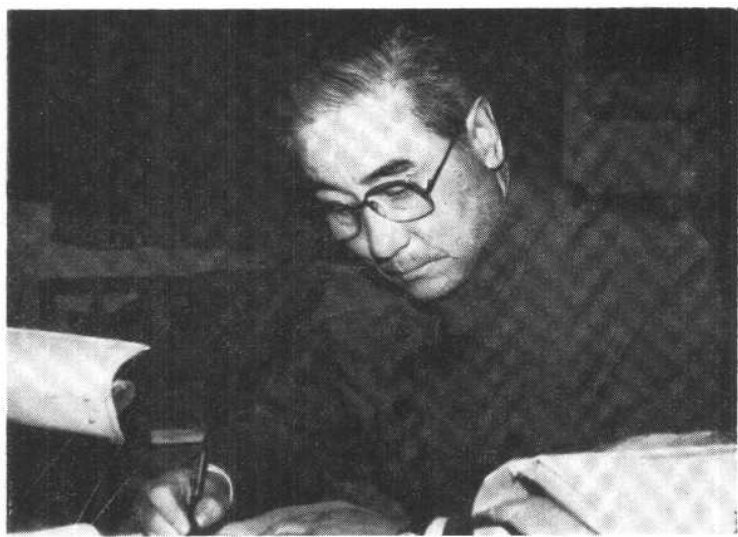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33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5}{16}$ 插页 8

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500

书号 10019·4025

定价 2.80 元



作者像

满洒丽今天打扮得既朴素又大方，和同学们一起欢迎解放军入城。

雄壮的铁流，欢迎的人海，欢呼的声涛组成的这个盛大庄严的典礼，湮没了一切，震荡着古城碧空。满洒丽在这激动人心的海洋里，机械地挥动着手里的小红旗，随和着人海的喊声，含糊其辞地喊着口号。她听不清别人喊了些什么，更记不得自己喊了些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地喊，甚至她把“解放军万岁”喊成是“解放王岁”也毫无察觉。因为，她的全部精神贯注在从她身前经过的军队里。她不眨眼地察看着每一个解放军的军官，希望能在这里面发现她的未婚夫——王德。

这时的满洒丽几乎已经忘却了自己的身份，眷恋之情竟然占据她整个的心。但是，非常遗憾，队伍里类似的人物很多，而都不是王德。这不免使她大失所望。

部队快走完了，同学们正要跟随部队前进时，满洒丽忽然抬头看见西直门城楼上的小墙后面，站着两个解放军。其中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军官，正指着大街上欢乐的人流，神采奕奕地说着什么。她心中一动，觉得此人仿佛是王德。她赶紧挤出人群，沿着马路南边的人行道，来到城楼下，站在房子的拐角处仰面望去：“啊，是他！一点也不错。”不知是高兴的，还是别有顾忌，她心头一阵狂跳，情不自禁地向前跨了一步，张

了张嘴，刚想喊王德，又觉得太冒昧，就止住不喊了。正在这时，忽然遇到王德的两道锐利的目光向她射来，霎时，使她感到喜出望外而又心神不宁，赶紧用手里的小红旗，把脸遮着扭向走去的人群。当她悄悄地移开小红旗转脸再看时，城楼上已杳无人影了。

满洒丽慢慢地离开人行道，向城墙的马道口（登城的坡道）走去。可是，她大概忽然清醒了似的，走了几步又停下了，低着头犹豫了一阵。最后，还是回身迈着懒散的步伐向车站走去。

眼前，大街上人山人海，入城的解放军没走完，交通还没恢复。她只好来到一家小吃店，要了几样点心，有心无意地吃着。街上阵阵的欢呼声不断的叩击着她的心弦。她那俊俏的瓜子儿脸上现出一副深思的表情。一会儿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；一会儿面色严肃，眉宇间罩上一层阴影。她不知不觉地把点心吃完了，为了拖延时间，又喝了一会茶，走出小吃店时，街上已恢复了交通。她这才上了电车，来到宣武门里，下车后向绒线胡同慢步走去。

满洒丽心绪很乱。王德是她的未婚夫，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。今年一月初，解放军围城时，在德胜门外曾经偶尔相遇，当时只觉得面熟，但并没认出来。后来才想起来，那是王德。从那以后，一直想再见到他。可是，今天见了面，却又是这样欲行又止，犹豫不决。想来想去，就是因为王德现在是共产党，解放军；她自己呢，今非昔比，和王德之间已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所以，她才不敢大胆地毫无拘束地和自己离别多年的未婚夫相认。她很后悔在清河镇侦察解放军炮兵阵

地，遇见那两个小解放军（小李和二宝）时，过早的把她和王德的关系暴露出来，还把自己住的街道门牌，告诉了人家；而且还托他们捎信给王德，请他进城后去找她。现在，他果然进城了，要真的找来当然再理想不过了，那就按原定计划和他周旋。可是，结果将会如何？能否成功呢？她觉得心中无数。不理他？避开他？旧情难却。而且，这是上司交给的任务，也是自作聪明主动招揽的呀！不干能行吗？满洒丽越想越后悔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过早的暴露自己。如果王德对她的存在毫无察觉，而她的上司也不知此事，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周旋。那时，和他畅叙久别之情多有意思呀！成功了，就报告上司，一鸣惊人；不成功，就把他甩掉。反正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各走各的路，也无碍大局，那就主动多了。她自怨自恨，边走边想，一会儿恐慌不安，一会儿又自我安慰：“咳，常言说得好，心静身自安。未婚妻，名正言顺。他找来也好，主动找他也好，都是人之常情，理所当然，干嘛要自己吓唬自己呢？”满洒丽自嘲地笑了笑，把小旗子往路旁一丢，向胡同里走去。回到家，立即在电话上用暗语向王经堂报告了见到王德的情况。王经堂让她今晚到他家去，有要事商谈。

晚上，时钟敲过九点，满洒丽从家里出来，急急忙忙地进了六部口，经过耳朵胡同，然后故意拐弯抹角，穿过几条小胡同，最后，来到石碑胡同六十三号一个大院里。王经堂半个月前才从绒线胡同搬到这里。今晚，他就要和最后一批部队出城。他命令大家都来这个不大令人注目的地方，作最后一次会面。

王经堂的客厅里，灯火辉煌，烟雾弥漫，这混浊的空气，使人心闷。满洒丽一进门见屋里坐满了人，在座的除王经堂、鲁

青、顾贞熊、朱明礼、王副官外，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，看样子象是些军官。但是都穿着便衣。不用问，可能是其他单位的负责人。这些人，有的矮胖秃顶大肚皮；有的高个体壮，满脸凶相；有的骨瘦如柴，面色发青；有的年轻秀气，装束考究，象是公子、少爷和城市里的浪荡游民之类的人物。在正面沙发上、和王经堂并肩坐着一个穿军装的陌生人。此人圆脸胖体、身矮脖短，面带笑容而又傲气逼人，目光里暗含一种骄横奸诈之气。他是谁呀？满洒丽正在猜测，王经堂已作介绍，说：

“这位是满洒丽小姐——我的秘书。”

“久仰，久仰。”陌生人欠身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并自我介绍说，“刘谊辉，刚从南京来……”

“对，”王经堂转脸面向人们说，“这位是刘谊辉少将，是奉命到这里来，和我们同舟共济、共谋大业的。今晚，趁此机会和诸位见见面。”说到这里，人们呼啦一声全都站了起来，用注目敬礼的姿势注视着刘谊辉。少将先生笑容可掬地向大家点头示意，然后把手一伸，说：

“请挫，请挫。”他把坐字说成“挫”字，显然是个江南人。

大家落座。满洒丽也谦逊地点了点头，在身旁的沙发上坐下了。她这才想起，这可能就是美国顾问团在电报里提到的那位刘高参。她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少将先生，嘴里没说心里想：刚从南京来？长江以北，几乎全在共军控制之下，你是怎样来的？而且这位少将先生一口的江南口音，到北方来在哪里也是被盘问的对象……。

刘谊辉已察觉到满洒丽正瞟着他。这目光，使他脑子里产生一些复杂的想法：这位漂亮的小姐，用一双荡人心魄的大

眼睛，如此地瞧着他，也许是敬慕、尊重和喜爱他的表示吧？因为，他认为自己是国防部的高级官员，自然会引起人们对他肃然起敬。于是，他泰然自若地吸着烟，十分矜持地开始陈述他的来历。他说他是前个星期随着接回南京军官的飞机到北平来的，一直在王经堂这里呆着，谁也没见。他在言谈中处处表示他是王经堂的助手，并祝贺王经堂已晋升为华北工作组中将组长。

听到这里时，王经堂用得意的目光向众人扫视，并威风凛凛地咳嗽了一下。他的额头、鼻子和颧骨，这时显得特别光亮。当中将了，真是祖德不浅。这是王经堂梦寐以求、向往已久的大喜事。遗憾的是，由于目前的处境，使他这中将军衔还是一张空头支票。因为，能真正听他指挥的部队只有一个特务团。其他各军的部队他根本掌握不了。如果说他还能掌握一点，也是通过他那支离破碎的特务系统去操纵的。至于其他人，更是人心隔肚皮，各有各的打算，谁还听他的？王经堂的手伸得再长，那也是力不从心。这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。

“诸位，形势糟透了！”刘谊辉用长官的口吻接着说，“才三年的时间，东北、华北、华中，几百万军队丢得一干二净。虽然太原、归绥还在勉强支撑，看来寿命也不会太长。眼看这半壁河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，南京国府非常窘迫。现在，在军事上只靠长江天险，和江南的几百万军队，如能守上半年，文章就好做了。在政治上，总统准备声明下台，由李宗仁出来支撑残局，以此作为条件，来和共产党讲和，争取时间，充实兵力。南京不久将派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，力争划江而治。如能成功，当然是万幸之极。如谈不成，那只有依靠江南的几百万军队扼

守长江天险了。估计共军既无飞机又无渡江舰船，光靠几百万不怕死的步兵，恐怕只能望江兴叹。”说到这里，刘谊辉不知是被一线希望所激励的，还是他对这种无把握的估计担心，面色发红，青筋暴涨。停了一会，他心事重重地长叹一声说：“三年来，我们在政治、军事上的惨败，这能说由于敌人强大之故吗？不！先生们，党国之最大不幸是我们一些高级将领，置前方将士生死疾苦于不顾，一味的尔虞我诈，争权夺利，贪污腐化，谄媚奉承，欺下瞒上，以致人心向背，众叛亲离，国体衰竭，造成如今这不堪收拾的局势。这些伤心的往事，我记得去年八月在南京的一次重要会议上，连我们总裁和何应钦部长都直言不讳……并以此来告诫我们……”刘谊辉这些坦率的论断，出自他对战局丧失了信心。目前，在败局面前再也不允许他造谣惑众，吹嘘什么赫赫战果了。这在一九四六年的形势是绝然不同的。那时，国民党反动集团声嘶力竭地叫嚣，不出三个月就要扑灭爆发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。谁知，事与愿违，才三年时间，他们自己放起的这把内战之火，眼看，就要把他们自己烧成灰烬了。他们的心情充满了沮丧、悔恨、悲观、绝望和怨天尤人。做梦也没想到，所谓训练有素、装备精良的堂堂国军，竟被他们瞧不起的穷八路打得一败涂地，而且，现在还要老老实实地听候整编。为此，刘谊辉闪动着凶恶的目光向屋里的人们扫视了一周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带着重浊的嗓音，象宣誓一样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先生们，蒋总统训导我们，只要我们效忠党国，克己奉公，同甘共苦，争取时间，光复失地是完全可能的。而且，国府还有更大的计划即将实施……望诸位坚定自信，奋发努力，最后胜利终属我党！”

“是不是盟国要出兵啦?!”王经堂急不可耐地问道。

“不,”刘谊辉好象心绪有所寄托似的,眼帘微垂,从眼角里瞧了一下王经堂,然后往沙发上一靠,说,“现在还不便说破,到时候自会明白。不过,华北能不能成为将来光复的潜伏力量,就看我们的了。我想,有王经堂中将亲自指挥,诸位先生同心协力的奋斗,达此目的不成问题。”接着,他向大家点头示意,表示他的话说完了。

刘谊辉这篇声音不高,内容举足轻重的演讲,使室内的听众——在他眼里是些井底之蛙——感到既新鲜又吃惊。新鲜的是,以前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谈论党国的败迹丑行,他竟敢在大庭广众直言不讳,而且引证了最高将领的言论。吃惊的是,他言谈之中,口气之大,知密之多,使他们觉得,如其说他是王经堂的助手,到不如说南京给王经堂派来了一位盛气凌人的上司。他们觉得受宠若惊,因为这位国府大员最后还对他们寄予了莫大的期望。

王经堂穿着一套粗布军装,心绪不宁地吸着烟,静静地听着刘谊辉讲话,用冰珠似的眼睛瞧着窗户。刘谊辉的一字一句,勾起他许多心事。他全面地权衡了一下他今后任务的利弊条件。他和他的这些喽罗们今晚就要和特务团一起离开这座古城,开到指定的地点听候整编。这是一支最后开出城的国民党军队,其他大批军队早在三天前就走完了。“刘先生说得对呀,”他想,“华北能不能成为将来的潜伏力量就要看我们了。这是何等重大的信任啊!”军队整编,在王经堂的经历中并不陌生。从直奉战争军阀混战,到北伐成功,历来都是胜利者对失败者来一次整编。整编有什么了不起?无非是点名发

饷，改番号，换军旗，改操典，换服装。其实，还不是换汤不换药？仍然是独立王国，各行其政。大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可是，共军能出多少军官把这十多万军队，从排长一直换到军长呢？他们办不到！既然办不到，人事问题就由不得他们了。那么，王经堂和他的部下就可能以合法军人的身份存在下去，赢得时间，争取胜利。那时，王经堂就是从里及表堂堂正正名副其实的中将了。

“……那就走着瞧吧！”不知谁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地议论，最后说了这么一句。王经堂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忽然一种否定的念头在他脑子里闪过：啊，共产党的整编兴许另有花样哩。至于什么花样，他暂时还想不到。不过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是不好对付的。这些想法是在刘谊辉讲话中形成的。

鲁青听了老半天，根据那位刘少将的讲话，他怀着鬼胎瞧着自己的脚尖，正在为他这营副职务犯愁。随王经堂一块去整编，和解放军面对面地打交道，多危险……。

“噢，对。”王经堂咳嗽了一声，“看来，我们以前拟定的计划有非常危险的漏洞。比如，鲁青老弟的使用问题，叫他也随部队一块去整编，很不妥当。他两次和共军直接打过交道。一次是在沙土城和共军面对面地谈判，一次是在西直门又和共军见过面。这就是说，共军中起码有两个人已认识他。尤其在沙土城，公开以我的代表身份出现，与共军谈判。如果在整编中万一碰上他们，被认出来，那么我陈一民的化名也就不揭自露了。”

鲁青听到这里，乐得浑身都轻了。

“嗯，太好了。”他心里想，“他要开脱我了。”

“所以，鲁青老弟还是换个职务好。”王经堂接着面对鲁青说，“你以一般市民的身份在城里住下，和满小姐住一块，把你太太也带上。不过，你要很好地化装一下，改个名字。今晚，噢，明天也可以，到派出所登记个户口，就说那座房子你买了，职业嘛……可以填写廊房头条汇丰钱庄的经理，至于任务，嗯……”王经堂想了想，“你是我们在城里的联络员。”说着，他看了看顾贞熊和副官王兆祥，说，“至于营副之缺，由王兆祥上尉接替。”

“是！”两人同时立正答道。

鲁青心里高兴极了。这任务虽说有些困难，毕竟比和共军面对面地打交道保险。既不用担生命风险，又可以安闲地住着那样阔气的公馆，而且，和满小姐住在一块倒也开心。至于应付城里的八路以及和各军的特工人员联络，这都好办。照转照办嘛，那就要看风使舵了。不过，只要满洒丽和那个姓王的恢复了关系，就不用自己去冒什么风险，多合算！鲁青正在想入非非，自得其乐，忽听王经堂说：

“不过，你要注意，鲁上尉，除去掩护满小姐工作和友邻部队经常取得联系外，必要时，还要和共产党面对面地打交道。和共产党打交道，要处处小心，时时留神。要是你在城里出了乱子走了风，我就先杀了你！”说到这里，那些穿便衣的军官，都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鲁青。

“是！”鲁青站起一躬到底，“请问……啊……陈先生，卑职和满小姐的关系如何定？”

“你说呢？笨蛋！”王经堂的目光针一样地瞟了鲁青一眼，“我问你，今天下午是谁在北海向旃坛寺投手榴弹？又是谁今

晚在宣内大街投了一枚炸弹？嗯？！”王经堂面带杀气，凶恶的目光，向屋里扫视一周，掠过刘谊辉的两个随从和顾贞熊，最后停在鲁青脸上。

“卑职不知……”鲁青低声下气的，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吐出了四个字。

室内气氛非常紧张。

所有的人都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唯有刘谊辉轻松地靠在沙发上吸着烟，脸上堆满了平静的冷笑，瞧了瞧他那两个少爷般的随从人员。王经堂接着说：“先生们，我们和共军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，你们在此时此刻，投几个手榴弹，即便炸死他几个，又能解决什么问题？简直是老虎头上打苍蝇——成心惹祸。我奉劝诸位，下次不可……”说着，王经堂又向室内扫视一周，威风凛凛地咳嗽一声，然后转向刘谊辉，很不自然地笑了笑，问道：“少将先生有何高见？”

“噢，完全赞成。”刘谊辉欠身微笑，“不过……关于人事问题我还有个建议，不知中将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
“不必客气，请讲无妨。”王经堂对人事问题特别敏感。刘谊辉问得突然，他有点紧张，立即侧耳静听。

“我想，满小姐责任重大，一个人留在城里，恐怕忙不过来。是不是把朱明礼留下来作个副手，更妥当一些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王经堂面色严肃，正在考虑如何回答。满洒丽却抢先开口了。

“好嘛，”她霎时面色苍白，但又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，顺乎在茶几上取烟吸着，不慌不忙地说，“少将先生如此关心，我

不胜感谢。不过，我得先请示一下南京美国顾问团才能执行。必要的话，我可以让位。”

王经堂满意地点点头，没吭声，而心里却洞悉其意。他要听听刘谊辉的下文。

刘谊辉赶紧解释说：

“请不要误会，小姐，刘某决无此意。我是想……啊，恕我冒昧，满小姐，听说在共军之中你有位未婚夫。这件事你要拿出大量的精力和他周旋。比如说，在完成你的主要任务之余，你还要去找一找他，找着后还要陪他逛公园，溜马路，看电影，谈谈久别之情。这些，都需要充分的时间。朱明礼和你在一起，无论在报务工作上，或是你的终身大事上，都能给你很大的帮助。再说，这也是党国对你的信任。一旦成功，功劳不小啊。你说是吧，唉？”说完，刘谊辉手摸下巴，瞪眼瞧着满洒丽。

满洒丽乜斜着眼瞟了刘谊辉一下，没作任何回答。然后一口口地吐着烟圈，那些一连串飘动着的烟圈，轻轻地飘向天花板，逐个消散了。她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，嘴唇紧闭。心想，这位少将先生，野心不小哩！在这种场合提这件事，简直是个笨蛋。要不是南京来电介绍过你，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国防部的高级参谋。看来，你们这些高级人物，只能讲讲空头大道理，真的身临实践时，都是些愚昧无知的可怜虫！难怪失败得如此惊人！

室内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。大家都用惊异的目光瞧着满洒丽，看她如何打破这个僵局。

“不妥当！”满洒丽终于开口了，“事关大局，开不得玩笑。”

“那么，你那未婚夫呢，还找不找他？”

“那是我的事，我知道如何去做……”满洒丽没说下去，把半截烟头往痰盂里一丢，两手抱在胸前舒适地仰在沙发上，不理他了。

刘谊辉恼火极啦！脸涨得象个紫茄子，翻起眼来瞧了瞧王经堂，紧闭嘴唇，没说什么，心想，这位小姐好大的脾气，哼！然后气急败坏地喘了一口粗气。

王经堂觉得该是他说话的时候了。他直了直身子，不慌不忙地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，说：

“嗯……关于这件事，我考虑再三。从利弊关系衡量，朱明礼上尉，还是在一营当教导员重要。将来在整编过程中，可以帮助顾少校出谋划策，做很多工作。这一点，我是寄予莫大希望的。留在城里嘛……当然也不无好处。但毕竟不如在一营的作用大，量材而用嘛。哎？你说呢？朱上尉。”

“遵命！”朱明礼起立，腰板挺得溜直，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，把头一点应了一声。他这利落爽快的动作，引来不少人的注目，连满洒丽也瞧了他一眼。

“请坐。”王经堂满脸笑容地把手一伸，接着说，“再说，刘少将来到这里只带你们三个人，两个随从为了帮助鲁上尉在城里办事，已经以我妻弟的名义住在这里。如果把你再留下，未免大材小用了。你说是吧——刘少将？”

“谢谢！”刘谊辉苦笑着点了点头，但心里却骂道：老滑头！僵局就这样缓解了，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王经堂看了看表，已是凌晨一点，离出发时间还有半个小时。他觉得今晚的会议主要是介绍刘谊辉和大家见面，不料想刘谊辉节外生枝，弄得大家心情都很紧张。现在已经介绍

完了，应该收场了。于是，他急忙从沙发上站起来。

“诸位，时间不早了，应该是行动的时候了。”他接着喊道，“顾少校！”

“有！”顾贞熊站得笔直，“听您吩咐，中将先生。”

“出城的部队都准备好了吧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，请您下令。”

“现在，你和朱上尉、王营副带着部队马上出发。我和刘少将随后就到。执行吧！”

“是！”顾贞熊、朱明礼和王兆祥敬礼后，转身走了。

鲁青才想跟他们一块走，被王经堂留住了。他来到王经堂跟前小心翼翼地鞠了一躬，说：

“有何吩咐，先生？”

“王兆祥的老爷子，你处理得可靠吧？！”

王经堂忽然提起这个问题，鲁青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他想了想去年他们从镇边城经过王兆祥的家逃回北平的第二天晚上，奉命送王兆祥的父亲出城的事。他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晚上下着大雪，他领着老头子出了西直门，来到西郊公园的旁边，过了警戒线又走了一百多米，瞧了瞧四周，除了黑森森的树林外，空无一人。于是，他对着老头子后背开了一枪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有人喊道：“干什么的？站下！”接着，就是一阵脚步声。鲁青惊慌失措地摸着黑跑了回来。现在，王经堂突然问起此事，不知何意。说良心话，老头子是否真的打死了，自己也觉得没有把握。不过，他亲眼看见老头子倒下了，而且一动也没动。因此，他回答说：

“没错，先生，现在恐怕早进了狗肚子棺材了。”